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汉家儿郎冠军侯

觉明堂主◎著

票骑冠军，森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
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

——班固《汉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长篇历史小说

汉家儿郎冠军侯

票骑冠军，森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
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

——班固《汉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家儿郎冠军侯 / 觉明堂主著 . -- 北京 : 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 2017.4

ISBN 978-7-5502-9555-1

I . ①汉… II . ①觉…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9848 号

汉家儿郎冠军侯
作 者：觉明堂主
责任编辑：孙志文
责任校对：崔树森
封面设计：三 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市园兴华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34 千字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1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9555-1
定价：30.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目 录

1 票姚的意思就是快	001
2 夜战	004
3 后生可畏	008
4 你想不想跟我一队	012
5 只欺负比我大的	016
6 谁没读懂兵书	020
7 天子的调教	024
8 旋刀纵队	027
9 舅父	031
10 忘年之交	035
11 青梅竹马	039
12 是底线不是追求	042
13 侍姬	046
14 议及河西	049
15 张良的师门	053
16 图中有你的心相	057
17 二与三的不同	061
18 草堂夜话	065
19 未免太快了吧	069
20 在月光里发芽	073
21 天赋	077
22 再上南山	080
23 情与爱乃是覆卦	084
24 宿将们	088
25 风头出尽的后果	092
26 渡河	095
27 寇可往吾亦可往	099



汉家儿郎冠军侯

28	焉支山下·····	103
29	御酒庆功·····	106
30	必死之志·····	110
31	鏖战皋兰·····	113
32	汉军威武·····	118
33	先定情好不好·····	123
34	在师中吉·····	127
35	挑上我了没有·····	131
36	沙漠中的一片云·····	134
37	祁连山上的白点·····	138
38	就出现他的身后·····	142
39	刀尖对刀尖·····	145
40	决胜之后·····	149
41	就叫锯条山吧·····	152
42	偏就要气气你们·····	156
43	人言岂可不畏·····	159
44	举国来降·····	164
45	待客之道·····	168
46	天狼·····	172
47	万户侯·····	176
48	请问还能怎么写我·····	181
49	你们越要朕越不给·····	185
50	不能碰的地方·····	189
51	同心之言·····	192
52	你真的变了吗·····	196
53	李广的儿子·····	201
54	武刚车·····	205
55	训子·····	209
56	表哥·····	213
57	那什么会发光呢·····	217
58	阵法之争·····	221
59	用不用匈奴人·····	225
60	较射·····	229

61	止戈为武·····	234
62	但凭心光相认·····	238
63	蒹葭苍苍·····	242
64	神仙眷侣·····	247
65	名将的往事·····	250
66	战云密布之时·····	254
67	独有的困境·····	258
68	爱你以德·····	262
69	大战开幕·····	266
70	远征路上·····	270
71	谁去打这个迂回·····	274
72	单于夜遁逃·····	278
73	另设目标·····	282
74	汉家男儿·····	285
75	车悬阵（上）·····	289
76	车悬阵（下）·····	292
77	封狼居胥·····	295
78	几时止戈·····	299
79	龙门相会·····	303
80	英雄美人·····	309
81	家园·····	313
82	卫霍的切割·····	316
83	用三的高手·····	321
84	关系的转变·····	325
85	子不类父·····	328
86	柏梁联诗·····	333
87	暖房中的太子·····	337
88	兄弟谈心·····	340
89	红杏出墙·····	344
90	除夕之夜·····	348
91	还愿之日·····	353
92	不结来生·····	357
93	何谓真爱·····	361

94	意味深长的轻伤·····	365
95	对手的要害·····	368
96	兵家的犹疑·····	372
97	好一张硬弓·····	377
98	兵家的算计·····	381
99	弦响三声·····	385
100	水落石出之后·····	388
101	鼎湖探病·····	391
102	人在朔方·····	395
103	毒箭·····	399
104	亲兵·····	404
105	边塞逢故人·····	408
106	长城见风格·····	412
107	缘何不败·····	416
108	生于忧患·····	420
109	回望青春·····	424
110	归妹征凶·····	428
111	循礼而行·····	432
112	之子于归·····	436
113	皇子间的较量·····	441
114	策立三王·····	446
115	无愧家国·····	450
116	长城脚下·····	455
117	何以为报·····	460
118	边城时光·····	464
119	长云暗雪山·····	469
120	转瞬已千年·····	473
	后 记·····	476
	附录一 《史记》中的卫霍列传以及《汉书》中的修改之处·····	481
	附录二 河西两战及漠北之战路线示意图·····	490

1 票姚的意思就是快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的夏天，正值正午时分，阴山北面的漠南草原上，起伏的丘陵渐趋平缓，两列丘陵之间的山谷出口之处，转出来一队汉军骑兵的身影。

马蹄响处，从山坡上飞驰而下的是一个斥侯（哨探），他向票姚校尉霍去病报告道，前方仍然没有发现匈奴人的聚居之处。

从凌晨到现在，这队人马已经向东北方向奔驰了二百里，然而并没有找到敌人。跟在票姚校尉身后的赵破奴，不由得在心里嘀咕道：“已经深入敌境二百里了，是要就此折返吗？”

像是正好要回答他的疑问，只听霍去病说道：“二百里，还是离大营太近了，谁都可能过来搜索，换了你是匈奴人，会在这里待着吗？继续走！”

到了太阳西斜的时候，斥侯来报，前方出现了一个大湖，方圆至少一二百里。

霍去病命令他的八百人马原地休息，自己驰马跟着斥侯上到高坡之上，瞭望了一会儿，下山命令道：“向东北方向绕湖。”

一时之间，气氛有些沉重，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绕湖意味着什么，大营在西南，湖在东北，一旦在湖的另一面被堵住，想往回跑都没有一条直路了。霍去病看了看部属们的神色，知道此时必须解释几句了，“既然有这个大湖，必有河流注入，河边必有匈奴聚落，既然湖南岸没有发现，多半是在北岸。他们以为没有人敢绕湖过来！问题是，我们偏偏就敢。走吧！”

解释到这里已经够了，当然其实还有更详细的解释，比如这里的冬季很冷，而湖面是这一带的最低点，所以对于西北风来说，湖北面是下坡，也就是背风面，会暖和一些——山南水北为阳，道理正在于此，换了自己也会住在湖的北边……当然了，行军途中他没必要说得这么详细。

果然，绕湖不久，附近就出现了一个匈奴聚落，大约有十几座毡房。“拔下来！我们需要弄明白这是谁的人。”

小聚落被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赵破奴自小在匈奴待过，懂得匈奴话，审问了一阵子，过来报告说：“他们说自己是单于的叔祖父籍若侯产的部属，王帐驻地

还在北边。”

霍去病压抑着心中的兴奋，几乎是立刻就做出了决定，“好，那我们就去找这个籍若侯产。”

八百骑再次准备上马，有人指着地上的老幼妇孺问道：“这些人留不留？留下的话，只怕会去通风报信。”

霍去病看了一眼，“把他们的马都牵上带走。人捆好留在原地，找个半大孩子带上，四十里地外再放了他。”

四十里地，就意味着这个孩子需要两个时辰才能步行回来，等到他赶回来给族人解缚，再怎么报信都来不及了，何况他们还没有马。赵破奴心下暗暗点头，本来挺棘手的问题，在票姚校尉这里解决得却很轻巧。

暮色四合之时，又一个斥侯来报，这次发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聚落，约有百多顶毡房，估计有几百到一千人。

赵破奴看了一眼自己的上司，心里想道：“我们只有八百骑，这已经是很大的一块肉了！不知道是不是籍若侯产，不过应该下令打了吧？”

霍去病却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再次催马登上远处的高坡，向着匈奴聚落的方向眺望。只见前面一带草场上，分布着上百座白色的毡房，附近牛羊甚多，马匹却不太多。

此刻他已经看明白了，“这不是籍若侯产！因为马匹太少了，应该是壮年男性很多都集结出去了，他们去哪里集结，哪里才是籍若侯产的位置！而且，这一带的草也不够好，不像是重要人物自家的草场。”

片刻后他拨马驰回，向下属宣布了绕道的指令，立刻就听到了不同的意见，“可是，这个营地我们完全能打下来！”

这个不同意见正在他的意料之内，因此他只是淡淡地反问道：“现在马上就要天黑，如果打的话，能不能保证一个都不漏网？”

答案显然是不能。“如果不能，那就容易打草惊蛇。派几个斥侯悄悄地去抓个舌头，其余的人绕过去，都小心一点！”

得到抓“舌头”的命令之后，几个斥侯利索地取出匈奴衣服换上，然后催马向营地方向驰去，而其余的八百骑则小心翼翼地远远绕了过去。

“舌头”很快抓好了，根据审问的结果，八百骑沿着河流向上游继续寻找。一路奔驰在马上，霍去病的心里很清楚，“要找籍若侯产，就必须在今夜找到。这一带匈奴人分布得密，地势又平，一旦天亮，我们的行踪就掩不住了。”

与此同时，跟在他身后的赵破奴，心中却一直萦绕着另外一个问题，“刚才

那个营地，换作自己会不会打？换作别的将领会不会打？”

经过半夜的寻找，他们终于确定了籍侯产的位置。是夜月光明亮，汉军在低矮的山头上，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这处营地的大体模样，这是一处规模可观的营地，坐落在一片肥美的草场之上，草场的三面被微微起伏的丘陵环绕，聚集着四五百座白色的毡房。引人注目的是，正中间有一座毡房非常高大宽敞，其周围的几座毡房，看起来也颇为讲究。而且，这个营地的马匹非常多，大部分毡房前都拴着好几匹马，不用说，这里肯定集结有匈奴人的精壮力量。

霍去病专注地观察了一会儿，感觉已经考虑停当，一转头看到身边的赵破奴神色略显紧张，便顺口问他一句，“你知道该怎么打吗？”

“该怎么打？”自从看到这个营地，赵破奴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对方人数显然是数倍于我方，虽然可以攻其不备，但却是以小击大，能确保打下来吗？可能是太紧张了，他到现在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思路。

“现在是我在马上、敌在马下，相当于我为骑兵、敌为步兵。”霍去病用简洁明了的一句话指出了关键点，“骑兵打步兵，会打了吗？”

赵破奴顿时心有所悟，默默地点了点头。

霍去病没有再说话，他转眼望向黑暗中安静的营寨，心头蓦然泛起无数惨酷的场景，多少年来，匈奴犯边，打我们汉人不都是这么打的吗？

收摄住自己的心神，他又认真地观察了一会儿，就把主要下属叫到身边，开始了具体的安排：

“第一，高不识、仆多，你们各领一百人，带上火把，凡是旁边有马拴着的毡房，见了就烧。男人出来直接砍倒，不能给他上马的机会！记住，放了火一定要先把他们的拴马绳砍断，把马惊走。妇孺和老人不要砍，门前没有拴马的毡房，先不用管。”

“第二，赵破奴，你领四百人，从两侧包抄过去，在外围拉成圈，匈奴人只要有上了马的，不管是往外跑的还是往里跑的，直接放箭射下来。”

“第三，我带二百人，直接冲进去包围中间那几座毡房，不管此处的首领是谁，先控制起来再说。”

说完了这些，他又专门强调了一句，“记住，所有人一定不要下马，保持足够的速度！”

待众人都听明白，他发出了下一道命令，“现在喂粟。”此令一出，每匹战马的嘴上都被套上了一个装有粟米的袋子，马匹们立刻大口大口地嚼吃起来。

与其他骑兵不同，他们这一队骑兵，自从十天前得知自己可能单独出战之后，就



开始给马匹喂以粟米了。而且这趟奔袭出发时，又特意每匹马携带了一百斤¹粟米，他们之所以能在不到一天半的时间里跑到这里，这些粟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马匹只靠吃草，首先在吃草上花的时间就太长了，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何况有些地段也根本就没有什么草。再者，靠吃草喂饱的马，腹部过于沉重，也就是俗称的“草包肚”，并不适合立刻奔跑，更不适合冲锋。而喂粟就不同了，粟米有助马力，出发前喂了十天粟米，一匹匹战马都是毛光锃亮、四蹄躁动。这一路上持续喂粟，马匹很快就能吃饱，很快就能恢复体能，而且可以长途奔跑。

这一路上他们的休息时间都很短，但发现目标之后的这次休息还是必要的，毕竟进攻即将发起了，人和马都需要填饱肚子、恢复一下体力。

如果不靠持续喂粟，却还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跑这么远，就只能靠每人多带一匹随马替换着跑，而今天凌晨出发时，他们却仅仅带了很少的随马——因为如果出发时多带随马的话，别人就会猜到他们的意图是要长途奔袭，而这个意图，大将军是很有可能不会同意的。

年仅十七岁²的霍去病，这已是第二次上战场了，第一次是在两个月前的今年春天。这两战汉军都是从定襄郡出塞（即从今内蒙的和林格尔县向北出大青山），主动出击匈奴。不过在春季那次战役中，大将军卫青，也就是他的舅父，并没有让他单独出战，因此，现在才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作战。

当卫青命令霍去病去独立寻找战机的时候，他恐怕不会想到这个外甥一找就到了五六百里³之外。然而，霍去病自己从携粟出发的那一刻，心里就已经想得很清楚了，“绕到匈奴人的背后，用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他们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别忘了，票姚的意思就是快！”

2 夜战

漠南草原上的夏夜虽然有风，但还是蚊虫成团，八百骑兵处于待命进攻的紧

1 汉制一斤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左右。

2 本书中的岁数，均用的是周岁而不是虚岁。

3 汉代的一里相当于416米，与今日一里的差别不是太大，而且这是一个太常出现的字，为了避免读者每次都要换算，本书中就不再注明了，至于“斤”“丈”等出现比较少而且与当代差异较大的单位，则仍加以注明。

张之中，耳朵里除了马匹咀嚼的声音，就是蚊虫贴着脸面飞来飞去的嗡嗡之声。

此刻霍去病凝目打量着远处的目标，在脑海中反复推演着过一会儿可能出现的各种变数。从营帐的数量看，对方的精壮力量应该有两三千人，而已方是八百人，以少打多，而且自己缺少实战经验，疏漏在所难免，只有现在尽力多考虑一些、再多考虑一些。

实际上，他觉得自己已经想得差不多了，对接下来的局面也是有信心的，然而，他仍然感觉喉咙有些发干，心中有一丝丝的不安。近一年来，他的八百骑在长安城外的军营中呼啸往来，此刻回想起来，那些就像是小猫练习捉老鼠的游戏。他也曾经无数次地在脑海中设想过独立接敌的场景，而今天真到了这一刻，紧张也是没有用的，他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战马们也感受到了临战前的压抑气氛，不时地用前蹄刨着地，大口大口地吃着粟米，似乎正在吃的就是它们的最后一餐，连个喷响鼻的都没有。有些士兵是初次上战场，他们只觉得自己的心越提越紧，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有的人开始不自禁地觉得尿憋，有点不好意思地溜到一边去撒尿。

霍去病听见了这些声音，他深吸了一口气，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用轻松的口气下了一道命令，“差点忘了，大家都去放放水吧！”此言一出，队伍中响起了一阵轻微的笑声，压抑的气氛减轻了不少。

须臾，喂粟已毕。霍去病传令上马，为保险起见，他再次交代了一遍刚才的军令。

这是冲锋发起前的最后时刻了，此刻队列中只有马匹不时还有些微小的躁动，而八百精骑都像钉子一样端坐在马背上，凝神紧盯着他们的主将，任凭蚊虫扑面叮咬，每个人都是纹丝不动。

右手紧握着军刀，霍去病最后说道：“几代以来，匈奴人焚毁我大汉多少城邑，屠戮我大汉多少人民！今天这个匈奴营地摆在这里，是上天给我们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将士们！愿不愿随我冲锋杀敌？”

“愿往！”八百骑一起低吼。

他举起军刀，“杀！”一马当先冲了出去。

几百步之后，八百多匹战马的速度越提越快，三千多个马蹄不断敲打着地面，那低闷的声音仿佛敲打在每个骑兵的心上。每个人都是紧紧伏在马背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眼前的匈奴毡房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而心中的兴奋也越来越暴涨，渐渐地忘记了紧张，忘记了恐惧，人和马都血脉偾张。

汉军并没有发出喊杀声，然而听到大地震动的声音，匈奴的毡房中已经有人



汉家儿郎冠军侯

跑了出来，但是不等他们骑上战马，汉军骑兵已经掩杀而至。

战斗过程总体上是顺利的，特别是当居中那几座大毡房被控制之后，汉军骑兵在营地中来往奔驰，匈奴人很难组织起像样的反击。

从冲锋开始的那一瞬间，霍去病已经一下子冷静了下来，此刻见局面大体可控，他暂时把军刀挂在马上，反手取过背后长弓，片刻间左右开弓，连续射中了几个往外逃的匈奴人，一回眸间，却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一个着了火的毡房门口，出来了浑身发抖的女人和老人，堵在门口的汉军兵士放过了他们。然而就在此时，一支冷箭嗖地从女人的身后射出，汉军兵士猝不及防、中箭落马。与此同时，躲在女人身后的匈奴男人箭步冲出，抢过战马骑了上去，不顾一切地向外飞奔。

霍去病不假思索地张弓，一箭射落了那个匈奴男人。与此同时，一个惭愧懊悔的声音在他心里响了起来，“失误了！这是我的失误！应该让投降的人跪着出来！”

然而此时已不可能向所有人传达这个命令了，他只能交代给包围中间几座毡房的手下，立时汉军中有人用匈奴语高声喊了起来，“跪着出来的不杀！”

他再次巡望战场，那些没有着火的毡房，大部分都没有什么人往外跑，看来确实是以妇孺为主，然而也并非全部如此，还是不时有个别的男人从这些毡房里跑了出来。

“毡房里有男人，门口却不曾拴马，这是为何？”他不由得在心里自问。

当他再看向居中的那几座毡房，此时里面的人都已出来，大部分已经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然而有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却是十分的骄横硬气，持刀负隅顽抗，口中大声呼喝，显然是骂声不断。

老者身边的汉军猜想他的身份应该很高，都不愿伤他性命，下手颇为留情，而这老者手持的大约是一把宝刀，极其锋利，不一会儿工夫竟然连伤两人、夺马欲逃，却被远处汉军射来的两支弩箭当胸射中，倒坠下马来。

见到这一幕，霍去病立刻驱马赶了过来。那老者仍在地上动弹挣扎，这里的兵士见主将过来，连忙投以请示的目光。霍去病知道，因为这是个老人，虽然拒不投降，但自己的手下还拿不准该不该杀他。附近已经跪下的匈奴人，受到这老者的鼓舞，颇有跃跃欲试想起来的意图。

“拒不投降者，无论是谁，斩！”他看了一眼仍在地上挣扎的那个老者，简单地下了命令。

吩咐留人看管好俘虏，他又看向远处的包围圈。总的来说，汉军今天成功地

在营地内分割切碎了敌人，未曾让敌人形成集中力量在任何一点突围，但还是陆续有零星的匈奴人冲出了包围圈，死命打马逃向远方。

“看来一层还是包不严，须得再多包两层。”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左侧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他转眼望去，原来是一个躲在牛车下面的匈奴人，忽然伸手抓住了一匹乱跑的战马，飞身而上。此时附近的三四个汉军兵士同时发现了他，一起围了过来，然而这个匈奴人出奇的勇悍，挥动弯刀，几下之间竟然连伤三人。眼见这边不敌，远处一个汉军兵士催马飞驰而来，两马相交处，那个匈奴人被斩落马下。

看到这里，霍去病的心中不由得一震，尽管他早就设想过类似的场面，但在战场上亲眼看到这一幕，触动还是比预期的更大。“那个匈奴人如此勇悍，为何被一个普通的汉军兵士斩落马下？”他在心中自问自答，“只是因为他没有速度。”

主要的战斗一顿饭工夫就结束了，随后的打扫战场花了一个时辰，因为必须逐个毡房地搜索。根据清点，匈奴人被斩两千余人，都已按规矩割下左耳作为凭证。而汉军这边，阵亡二十余人，另有不到百名伤者。匈奴人中的妇孺被一一捆好，集中安置在一边，其中有被掳掠来的汉女，则被甄别出来好生对待。至于那些来自居中毡房里的俘虏们，霍去病安排将他们分开来审问，其中应该有高级别的人物。

此时月亮已经落下，而拂晓尚未到来，随着一阵凉意嗖嗖的大风刮过，草原上竟然噼里啪啦地落起雨点来，雨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密，很快所有人的战袍都已完全湿透，被冷风一吹更是冰凉沁骨。霍去病骑着马，伫立在风雨之中，静静地审视着这片有两千多具尸首的战场，心中翻滚不息，这么多的杀戮，他也是第一次经历，他也要说服自己接受眼前的这两千多具尸首。

那些匈奴妇孺的凄惨哭声，在凄风冷雨之中不断地传来，他侧耳倾听片刻，感到心神逐渐定了下来，便催马驰了过去。

他神色冷峻地纵马绕着这些妇孺转了一圈，感觉着她们射在自己身上的仇恨的目光，然后把翻译叫了过来，“把我的话译给他们：

“今天，你们也体会到亲人在自己面前被杀是什么感觉了！这就是很多年里，你们匈奴人一直给我们汉人造成的痛苦！恶有恶报，咎由自取！我留你们女人不死，是让你们告诉你们的孩子、告诉你们匈奴的男人，胆敢再犯我大汉，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天色已经渐渐泛白了，雨线随风斜挂，一直没有停下的意思。赵破奴一直在跟着审讯战俘，这时候兴奋地跑过来汇报，原来俘虏中，有匈奴的相国和当户，

有单于的叔父罗姑比，而那个被斩杀的老者，就是匈奴单于的叔祖父籍若侯产。

听到这个消息，霍去病那被雨淋湿了的俊朗脸庞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把重要的俘虏捆到马上，我们要尽快往回赶了！”

赵破奴一怔，不由得说道：“这会儿雨下得哗哗的，是不是……”

“不，”对方打断了他，“这是场好雨，雨中行军，最不易被人发觉！”

绕过大湖，穿过草原，越过丘陵，八百精骑连去带回一共用了三天两夜，全程一千二百里，第二天的日落时分，汉军营寨已然遥遥在望了。

“我们回来了！”八百骑兵按捺着自己的激动，在心中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就在这时，一直蜷缩在马上于叔父罗姑比，忽然伸直了脖子，望着前方营寨里的汉军旗帜，嘴里叽里咕噜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只见赵破奴怒不可遏，举起马鞭“啪”的一声就抽了过去。

霍去病在今天的路上基本上没有说话，一直沉浸在思考之中，此时他注意到身边的骚动，询问地看了赵破奴一眼，只听对方恨恨地答道：“都被俘了他还不服气咱们！说咱们是偷袭，说汉军没本事跟他们正面较量！”

霍去病咬了咬牙，冷冷说道：“正面较量？以后会让他们知道的！”

八百骑回营之后他方才得知，此次战役全局上进行得并不太顺利，别的将领都没有什么斩获，前将军赵信和右将军苏建的三千人更是遭遇了匈奴人的数万主力，激战之后几乎折损殆尽，最后赵信带着八百骑兵投降了匈奴，而苏建则只身逃归。在这个背景下，他这次奔袭的战绩简直不能更耀眼了。

3 后生可畏

塞外的夏天夜凉如水，虽然夜阑人静、鼓角声歇，但军营中的气氛仍然是一派肃杀。大将军卫青按照惯例正在巡营，当最后经过票姚校尉的营地时，看到外甥按规矩立在营门口向他行礼。

卫青并没有说话，他打算直接离开，希望对方今晚能好好休息一下。不过当他的目光扫过外甥英俊的脸庞，却看见了一双热切的眼睛，显然，这个年轻人有话想跟自己讲。

他不由得在心里笑了，“是啊，自己不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怎么都给忘了呢？去病毕竟是年轻人啊！千里奔袭，初次建功，他这趟回来，心中肯定有很

多感想，情绪肯定起伏不平，此刻他想找个人谈谈，太可以理解了。”

于是他走进了票姚校尉的营盘，又向外甥点点头，示意对方跟上来，两个人沿着营中的道路慢慢踱步。

这对舅甥的年龄相差十三岁，卫青是看着霍去病长大的，当然知道这个外甥资质不凡，也很清楚他训练自己的八百精骑已经将近一年，应该有一定的战力。上次战役时，虽然外甥一再请战，但是卫青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派他独立出战，毕竟他才十七岁，第一次上战场，能观敌瞭阵、在战场上见习一下也就可以了。自己作为一个长辈，除了更稳妥一点更谨慎一点，还能有什么别的做法吗？这次战役，是第一次把他独立派出去，没想到这一出去，就是三天两夜没有消息。

这几天来，卫青表面上不动声色，可是心里却是越提越紧。苏建和赵信那边的坏消息不断传来，也让他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不能不想到，“去病到底去哪儿了呢？是遇到什么严重的情况了吗？这孩子是圣上非常喜爱的晚辈，也是二姐唯一的儿子，这次万一要是回不去了，自己真是没法交代了……”

在他心里焦虑到几乎开始后悔的时候，外甥回来了，不但回来了，而且打了这么漂亮的胜仗。听外甥汇报战斗经过时，卫青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感觉是：这个年轻人真是初生牛犊，那股锐气真是令人由衷赞叹！由于大汉对匈奴曾多年处于军事弱势，汉军诸将不少人都有点畏敌之心，只带八百骑就敢深入敌境五六百里，很难想象还有谁会有同样的勇气。

他的第二个感觉是，这次奔袭打得确实很精彩！即使是换自己来打，也未必就能更加出色。问题是，自己已经代表了汉军骑兵作战的最高水平，而去病却还只是平生第一战，很难想象还有谁会有同样高的起点。

舅甥两个都没有立刻说话，月光很明亮，地面上的人影非常清晰，剑鞘上也反射着冷冷的寒光。这个四方形的营盘并不大，边长半里左右，营门设在南边，马厰设在北边，营地周边一圈都有篱笆，篱笆外更设有一圈拒马¹。营地内有不少茂密的灌丛，但是树不多，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棵，地面上排列着不到一百顶军帐，此刻早已寂无人声，在连续三天不眠不休的奔袭之后，疲惫之极的骑兵们都已沉入了熟睡之中。

他们刚刚走到接近马厰的地方，十步之外的树丛阴影里忽然闪出来一个哨兵，全副武装，手按腰刀、低沉而清晰地喝道：“哪里人？”

这是在问今天的口令了，只听霍去病轻声答道“朔方”，那个哨兵立刻收回

1 木制交叉、尖端向外的障碍物。



武器，极为利落地向卫青行礼致敬，显然早已认出大将军了。

卫青向哨兵略微颌首示意，两个人走了过去，霍去病轻声说道：“前面我还布置了一个暗哨，既然走到这里，顺便查一下吧。”

“哦？还有暗哨。”卫青不由得在心中暗赞，今天如此疲累，这个营盘居然还布设了暗哨！其实别说这么疲累了，很多将领只要是平原扎营，都懒得布设暗哨呢，何况他们此刻并不是孤营，而是身处大军之中。但是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暗哨的作用就是以防万一：万一敌人半夜来偷营，明哨和巡逻哨都有可能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拔掉，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就要依靠暗哨来吹响号角高声示警了。

所以，暗哨设了没有、设在哪里，在每一营中都是极其机密的事情。霍去病以玩笑的口气说道：“舅父要不要猜猜看，我这个暗哨是藏在哪里了？”

卫青一听到“藏在哪儿”这几个字，就不由得心中暗笑，因为这个外甥从小就爱玩类似的游戏。他四面打量了一下，看着左近一棵大树说道：“人我没有看到，但想来应该是在此树上面。”

霍去病没有答话，只是伸出双手，合掌相击了三下，清脆的掌音在暗夜中听起来格外响亮，掌音刚落，就听得树上传来了三声鸟叫，舅甥二人不由得相视一笑。

两个人继续向前走去，卫青开口问道，“去病，今天你是有什么话想说吗？”

“舅父，”因为近旁无人，虽在军中，霍去病仍是以舅父开口相称。“我今天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我们和匈奴人，谁都没有真正地学会骑兵作战！”

想不到外甥要说的是这个！卫青本以为他会跟自己谈谈歼敌立功的感想，虽然明知这个外甥一向不是循规蹈矩之辈，但这句话还是太语出惊人了，他不由得转头看了他一眼。

霍去病则是觉得自己整整一天的思考，此刻不吐不快，一旦开了头，便按着自己的思路说了下去，“舅父，过去我们一直以为，骑兵的重点在于奔袭，不能奔袭就不是真正的骑兵。”

卫青点了点头。的确，汉军对匈作战的战术，至今算是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敌人有骑兵优势，动辄长驱直入，而汉军虽然名为骑兵，实则不能奔袭，充其量只能守御而无力进攻。第二阶段，以六年前自己奇袭龙城那一战为起点，汉军才算有了真正的骑兵，包括去病这次的战斗，正是因为能够奔袭、敢于奔袭，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霍去病继续说道：“我这趟出发之前，一心只想也打一次漂亮的奔袭，满脑子都是奔袭的速度和方向，其他的什么都顾不上想。等到真正实现这个目标之后，